



怎样读书 最有 效

黄岳洲 穆央 陈振 编
语文出版社

ZENYANG DUSHU ZUIYOUXIAO

怎样读书最有效

黄岳洲 穆 央 陈 振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ZENYANG DUSHU ZUI YOUXIAO

怎样读书最有效

黄岳洲 穆 央 陈 振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11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 33001—53000

ISBN 7-80006-274-0/G·193 定价: 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略谈学好语文	苏步青 (1)
谈谈怎样读书	王 力 (5)
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 (9)
关于做学问	俞平伯 (13)
怎样读书	顾颉刚 (16)
我的粗浅经验	姚雪垠 (19)
博览入门研究	施蛰存 (24)
我与新诗	臧克家 (27)
苦中求乐	罗竹风 (29)
学语文的回溯	郑逸梅 (32)
谈谈写读书笔记	周振甫 (35)
从学习经历谈起	霍松林 (39)
谈谈读书方法	秦 牧 (42)
“闲书”不闲	徐中玉 (44)
我的一点读书经验	杜 宣 (46)
我的读书经历	杨宪益 (48)
关于读书问题	袁 静 (51)
我的读书方法	蒋学模 (53)
我是怎样开始学习古文的	曹余章 (57)
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王运熙 (62)
我怎样读书	林焕平 (67)

学点文史哲

——寄语学理工的青年	王梓坤 (71)
杂书要有目的地读	陈从周 (75)
学点目录学	朱新夏 (77)
怎样学习古代散文	张中行 (80)
怎样读科学论文	金克木 (84)
不摆卡片不读书	张寿康 (87)
广博才能返约	朱 雯 (91)
读书要进行创造性思维	王德春 (93)
博览精读结合 宏观微观兼顾	胡经之 (94)
熟读深思	缪 钱 (96)
系统方法和看书学习	金开诚 (100)
我与中国古典小说	李希凡 (106)
思想的翅膀, 感情的花蕾	

——谈读书	碧 野 (110)
话说博览群书	敢 峰 (113)
读书是终生之事	李燕杰 (116)
从创作说到读书	竹 林 (119)

吕叔湘闲话读书人	(121)
鲁迅和书	(123)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	(130)
柯灵谈“读书要博但须选择”	(133)
廖沫沙谈读书	(135)
吴晗青年时代的读书学习	(138)
卢鹤绂教授谈读书	(141)
王亚南读书生活片断	(143)

王安忆谈读书·····	(145)
诗人纪宇谈读书·····	(147)
浩然的读书生活·····	(149)
博览群书 取其精华	
——访教育家段力佩·····	(151)
读书要讲究效益	
——访草婴·····	(153)
穿山甲的读书方式	
——访美籍中国学者杜维明教授·····	(155)
书开拓了她的世界	
——访旅美华裔作家陈若曦·····	(157)
书是一张网——访赵家璧·····	(159)
畅游在诗书的海洋中	
——访陈驹声教授·····	(161)
茫茫书海探求人生	
——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顾方舟·····	(163)
好书补读莫嫌迟	
——访名医何时希·····	(165)
编后·····	(167)

略 谈 学 好 语 文

苏步青

学好语文很重要。语文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没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就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感情。1976年天安门出现了那么多动人的好诗，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哀悼和对“四人帮”的愤怒控诉。你没有相当的语文表达能力，就写不出来；即使写了，也表现不出那样的怒火，那样的激情。

作为中国人，总要先学好中国的语文。中国的语文有特别好的地方。譬如诗歌吧，“绿水”对“青山”，“大漠孤烟直”对“长河落日圆”，对得多么好！外国的诗虽然也讲究押韵，但没有像中国诗歌这样工整的对偶和平仄的韵律。一个国家总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为中国人，怎能不爱好并学好本国的语文呢？

有人认为只要学好数、理、化就可以了，语文学得好不好没关系。这个看法不对。数、理、化当然重要，但语文却是学好各门学科的最基本的工具。语文学得好，有较高的阅读写作水平，就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开展。反之，如果语文学得不好，数、理、化等其他学科也就学不好，常常是一知半解。就是其他学科学得很好，你要写实验报告，写科研论文，没有一定的语文表达能力也不行。一些文章能够长期传下来，不仅因为它的内容有用，而且它的文字也是比较好的。

我出生在浙江平阳的山区，穷乡僻壤。家前屋后都是山。父亲是种田的，很穷，没念过书。但他常在富裕人家门口听人读书，识了一些字，还能记帐。父亲很知道读书识字的好处，他对我们教育很严。我九岁那年，有一次，一个“足”字我不会解释。母亲生怕父亲回来打我，就站在村口找人问字，可是站到天黑问了许多人，还是没人能解释这个字。幸而这天晚上我没挨打，也没挨骂。我们村里没有学校，十来个孩子请了个没考上秀才的先生教书。他教我们读《论语》，读《左传》。

12岁那年，父亲送我到100多里外平阳县城里的高等小学念书。我不但学习勤勉，而且养成良好习惯，不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总是每晚11时睡觉，早上5时起床，严寒季节也是这样。

1915年，我进了当时温州唯一的一所中学。那时，我立志要学文学、历史。我会背《左传》，《史记》中不少文章我也会背，《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我也背得烂熟。我还喜欢读《昭明文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我喜欢极了。还有《资治通鉴》，共有200多卷，我打算在中学四年里全部读完；第一年末，我已念完20来卷。后来，学校来了两位从日本学习回来的教师教我们几何，我很感兴趣，从此，我就放弃了学文学和历史的志愿而致力于攻读数学。但我还是喜欢写文章。四年级的时候，校长贪污，学生闹风潮，我带头写了反对校长的文章。

后来，我成了数学专家，但仍然爱好语文。我经常吟诵唐宋诗词，也喜欢毛主席的诗词，现在，每晚睡觉前，我总要花二三十分钟时间念念诗词，真是乐在其中也。一个人一

天到晚捧着数学书或其他专业书，脑子太紧张了，思想要僵化的。适当的调节很重要，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学习专业。我写的诗也不少，但不是为了发表，大多是自娱之作。有时也写政治性的诗，这也是一种战斗嘛。我那篇《夜读〈聊斋〉偶成》“幼爱聊斋听说书，长经世故渐生疏。老来尝尽风霜味，始信人间有鬼狐。”（见1978年11月3日《解放日报》）是批判“四人帮”的。

从小打好了语文基础，这对我学习其他学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还觉得学好语文对训练一个人的思维很有帮助，可以使思想更有条理。这些对我后来学好数学都有很大好处。当然，不一定都要读《论语》，其实即使是《论语》，其中也有不少可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不是很好吗？“每事问”，不要不懂装懂，这也对。《古文观止》220篇不一定要全部读，但《前赤壁赋》、《前出师表》等几篇一定要读。有些文章虽然是宣扬忠君爱国思想的，但辞章很好，可以学学它的文笔。此外，《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中都有很多好作品，值得一读。

读书，第一遍可以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体会。我小时候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这样。《聊斋》我最喜欢，不知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我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了理解。读数学书也是这样，要把一部书一下子全部读懂不容易。我一般是边读、边想、边做习题，到读最末一遍，题目也全部做完。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要读到你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读精了。一部书也不是一定要完全读通、读熟；即使全部读通了，读熟了，以后不用也会忘记的。但这样做可以训练读

书的方法，尤其是学会精读的方法，也可以从中学习并掌握一本本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性。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几十岁，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细水长流，积少成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学习语文也是这样。我对数学系的青年同志要求一直很严，一般要学4门外语，当然，首先是中文的基础要好。我还要他们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经常看看、读读，当作休息。

苏步青（1902年生），中国当代数学家。浙江平阳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著有《微分几何学》、《射影曲面概论》等。

谈谈怎样读书

王 力

首先谈读什么书。

中国的书是很多的，光古书也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清末张之洞写了一本书叫《书目答问》，他开的书单子是很长的，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把他提到的书都读过也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选择书很重要。如对搞汉语史的来说，倘若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六书”的，或者专门研究什么叫“转注”的，像这样的书就不必去读，因为对研究汉语史没什么帮助。读书要有选择，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去粗取精。

第二点叫由博返约。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在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行，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还是应该从博到专，即所谓由博返约。

第三点，要厚今薄古。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人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和发挥了。我们

念今人的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书目答问》中就提到过这一点，张之洞说，他选的大多是清朝的书，有些古书，也是清朝人整理并加注解的，比如经书，十三经。从前，好的书经清朝人整理就行了，不好的书清朝人就不管它了。他的话可适用于现在，并不需要把很多古书都读完，那也做不到。

其次谈怎样读书。

首先应当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都很好，我们却常常忽略。《说文段注》的序是在最后的，念《说文段注》时应该把序提到前面来念。《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主要讲《说文段注》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讲究音韵，掌握了古音，能从音到义。王念孙的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再如《马氏文通》的序和凡例也是很好的，序里讲了语法的稳定性，给语法下了定义。凡例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学语法，他为什么要写一本语法书。不单是《说文段注》和《马氏文通》这两部书，别的书也一样，看书必须十分注意序文和凡例。

其次，要摘要作笔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的旁边圈点，表示重要。这个好，但是还不够，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来。这有什么好处呢？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一本书，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来，那就劳而无功。现在有些人念书能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进去，有的人并没有吸收进去，看是看了，却都忘了。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看，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精采的，这个

书就白念了。这些人就知道死记硬背，背得很多，背下来有没有用处呢？有些人并不死记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马马虎虎就看过去了，但念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点不放过，把它记下来。所以读书要摘要作笔记。

第三点，应当考虑试着作眉批，在书的天头上加自己的评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你没有好好看，你好好看，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眉，又叫天头，即书上边空的地方作些眉批。试试看，我觉得这本书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合适，都可以加上评论。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26岁，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我在某一点上不同意书里的意见，有我自己的看法，就都写在上边了。今天拿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些批错了，但没关系，因为这经过了自己的考虑。批人家，自己就得用一番心思，这样，对那本书的印象就特别深。自己做眉批，可以帮你读书，把书的内容吸收进去。也可用另外的办法，把记笔记和写书评结合在一起，把书评写在笔记里边，这样很方便。准备一个笔记本，一方面把书里重要的地方记下来；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对书里的某些讲法的不同意见记下来。

另外，要写读书报告。如果你作了笔记，又作了眉批，读书报告就很好写了。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篇很好的读书报告，就是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可以向他学习。《广雅疏证》没有凡例，他给它定了凡例，《疏证》是怎么写的，有什么优点，他都讲到了。像这样写个读书报告就很好，好的读书报告简直就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

王力（1900—1986），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广西博白人。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等。

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

我今年87岁了，7岁上学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刚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

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把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了。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下来了。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当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但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以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

词典等工具书之类。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唆。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克服。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唆他也说不出来，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读书时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以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